

方靖追忆“八·一三”

方知今

全国政协委员方靖系我县江都镇人，早年从军，并进黄埔军校学习，毕业后，在国民党军队任职。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于当年八月十三日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，方靖先生曾随九十八师开赴上海抗日前线，英勇抗击日寇的野蛮侵略。方靖先生的回忆录《今是昨非见肝胆》一书对此有详尽的描述，现摘录转载于后，以为抗战五十周年之纪念。

——编者

开赴上海前线

“八·一三”事变前，方靖所在的九十八师原驻武汉一带。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奉命用轮船运往南京担任卫戍。十三日抵达南京，在下关登岸。得悉是日日寇悍然进攻上海，全师将士无不激愤，纷纷请命抗日，稍后即奉命开赴上海战场。十四日登车，于十五日拂晓抵南翔。

下车后，方靖看到形势十分紧张，命令部队散开。随即六十余架敌机临空，肆无忌惮地低空扫射、轰炸。当时“国军”各部队均无高射炮，空军更不敢露面，只得听任倭寇肆虐。所幸部队已经散开，未受到大的损失。

九十八师当时的编制为两旅四团。师长夏楚中，副师长王

甲本（在陆大受训），参谋长罗广文。二九二旅旅长吕国铨（在陆大受训），副旅长陈集辉，辖五八三团，团长路景荣，五八四团，团长胡一。二九四旅旅长方靖，副旅长龚传文，辖五八七团，团长侯思明，五八八团，团长向敏思。师直属部队有炮兵、工兵、辎重、通讯等营。每旅两团，每团三个营。每营有重机枪一连，每团有八二迫击炮一连；各连有轻机枪六挺。师部直属炮兵营有七五山炮六门。各种兵器以国产为主，质量较差。如此火力配备，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相比，悬殊甚大！

十五日午后，九十八师进入上海市区。

当时是仓卒应战，上海战场上还只有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及孙元良的八十八师，这两个师归三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指挥，展开于真如至新市区马玉山路之线，对公共租界已完成攻击准备。九十八师进入战场，亦归张治中指挥。张治中将九十八师一分为二：二九二旅拨归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指挥；二九四旅拨归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指挥。

奋 战 马 玉 山 路

方靖率部来到，王敬久命令他接下八十七师沈发藻旅的新市区马玉山路防地，继续向窜入公大纱厂之敌寇攻击。方靖心里雪亮：这是王敬久蓄意保全自己部队的做法，也有藐视九十八师之意。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，所以只暗暗发恨，同时立誓：我一定要打好这一仗，让王敬久看看九十八师究竟如何！

当天晚上，方靖到前沿阵地视察地形，经交通壕进到趸船上，见市政府的一连武装警察在担任守备，三百米以外黄浦江内有两艘日寇军舰，舰上一片漆黑，处于临战状态；另有几艘英、美军舰，却还灯火通明，是一种隔岸观火、尚想坐收渔人之利的样子。再看看我方的防御工事却十分薄弱，倘若敌寇强行登陆，是可以得逞的。

方靖看罢，心情十分沉重，他已预感到一场异常艰巨残酷的战斗摆在自己面前。回到旅部，他私下对副旅长龚传文说：

“从对峙态势来看，我没有信心必胜，我只有决心与阵地共存亡！”龚传文亦慷慨地说：“部下是旅座的前锋！”

果不出方靖所料，八月十六日清晨，敌机开始轮番轰炸阵地，黄埔江中的敌舰也以每小时三百发炮弹的密度轰击，从早到晚毫无间隙。二九四旅虽然在内战中有过作战经验，却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火力压迫，一时几乎在阵地上站不住，大有崩溃之势。

方靖看到已是危急关头，必须效法陈诚处决刘天锋的手段以坚军心！于是集合部队，将一名在阵地前沿惊慌失措的营长枪决，并向部队训话：“蒋委员长在庐山训练团训示：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，决不放弃和平，牺牲未到最后关头，决不轻言牺牲。现在最后关头已经到了，我们只有牺牲！牺牲！！牺牲！！！！日寇当前，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我们身为军人，有守土卫国之责，若有人胆敢后退一步，立斩勿赦！’”

军心稳定了。在以后的三天中，二九四旅再没有人敢在阵地前游动退缩。

由于日寇强大火力的压迫，我军白天行动受到限制，只能夜间行动。自八月十六日晚至十九日晚，二九四旅连续向公大纱厂一带守敌发动攻击。日寇虽然夜间无海、空军的有力支援，但是地面火力十分强大，以密集机枪组成火网。我方无足够火力加以压制，所以多次进攻均未奏效。

在此期间，我方空军亦间或出动支援地面部队，或是轰炸敌舰。但是由于速度和数量远远次于敌寇，所以一遇阻击即行返航。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架我方轰炸机执行轰炸敌舰任务，因被敌寇高射火器击中返航。飞行员为减轻飞机负荷，

将携带的炸弹投下，当时飞机正飞在南京路上空，距跑马厅（现今人民广场）很近，便打算将炸弹投入跑马厅空场内。由于仓卒测距有误，结果炸弹便落在大世界门前，数名路人遭殃！这样，二十日后，不复再见空军助战。

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因部队被拆散去找张治中：“既然把我部队肢解，我这个师长还留在前方何用？干脆让我带着司令部撤到后方去吧！”张治中无言可对，只得将九十八师调往宝山——月浦方面设防，归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。

来接方靖旅防线阵地的，就是当年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员大队的中队长胡启儒。

胡启儒骑着高头大马，在一队卫士的簇拥下，威风凛凛而来，见面就拍着方靖的肩膀说：“老兄多关照，少让我担任点任务吧。”方靖尚以为对方是开玩笑，或者是谦虚，便打着哈哈说：“你的能力比我强，你率领的教导团素质比二九四旅好，何必客气呢？什么多啊少啊的，反正我奉命撤到新防线，这里都交给你了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！”胡启儒问：“你的旅部在哪里？我们进去边喝茶边聊吧。”方靖朝对方眨了半晌眼睛：“开什么玩笑啊！现在是在战场上打仗哩，白天我们连一口熟食都吃不上，哪里还谈到品茶啊！只要举火冒烟，日寇飞机就来轰炸，也会成为日寇海军炮击目标！等打完仗，我请你吃鱼翅海参席，边吃边聊，等最后一道菜——熊掌。可是现在啊，只有请你直接跟我去前沿看看阵地，你也好布置接防。”

还没有接近前沿，胡启儒便被日寇海军雨点般的炮弹吓破了胆，转身上马：“老兄，我要走了——部队交给你指挥。成功你当英雄，成仁你为烈士，我是不能死在这里的。”

方靖眼看胡启儒提缰拍马要溜，气得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你再跑，老子毙了你！”胡启儒回头见方靖已提枪在手，只得勒马而回，哭丧着脸，对方靖说：“你我黄埔同窗，相煎何太急！”方靖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何尝逼你！你这样临阵脱逃，就不怕军法制裁吗？”

抗战后期，胡启儒官至云南师管区中将司令，因为种植、贩运鸦片烟被人告发，一时舆论大哗，蒋介石下令将其逮捕。他的妻子是宋美龄的干女儿，还要胡启儒当宋的干儿子。虽然有这么个靠山，终因舆论压力太大，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将他处决。这是后话。

当时各方面后继部队尚未到达，因此投入抵抗的部队的任务是坚守待援。

九十八师在宝山——月浦一线布防情况是：
死守宝山——月浦线 以二九二旅五八三团守备宝山及狮子林炮台一线，阻止日寇登陆；五八四团为预备部队，由师长夏楚中掌握；二九四旅在月浦以东地区，构成村落防御阵地。由于二九二旅旅长吕国铨在陆大受训未归，夏楚中将五八三团指挥权亦交给方靖。

二九四旅阵地前有日寇两个联队疯狂进攻，同样以炮击、轰炸为助。日寇还放出气球侦察炮击、轰炸目标，观测袭击效果，所以其命中率极高。

一日，方靖召集副旅长及三个团长在旅部研究作战方案。会后围桌午餐，突然一发炮弹落在旅部附近，炸毁一所民房，砖瓦灰石飞入旅部院内，门窗上的玻璃全碎，房顶尘土雨点般下落，机关人员顿时大乱。

方靖见此情况，大喝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便起身遮住桌上饭菜，减少尘土污染。稍顷，摘下帽子弹弹尘土，举起筷子对团长们说：“来，我们继续吃饭吧。”几个团长哈哈一笑，抄

起碗筷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。

惊慌乱窜的旅部官佐们，见旅、团长犹在谈笑风生，也就自然安定下来。

刚才那一发炮弹，方靖凭多年作战经验分析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敌人已发现旅部所在地，一是试探性的。属于前者，一炮不中，敌人会校正距离，再行炮击，这就必须转移；属于后者，一炮之后，敌人发现不了我方动静，便会转移射击目标。当时方靖看到旅部官佐惊慌逃窜，便想到倘若匆忙转移，秩序混乱，更容易暴露目标，招致密集炮火；司令部动乱，影响前沿阵地军心的稳定，后果是极为严重的。所以他宁可坐等敌人校正后再度炮击，也不愿贸然下令转移。

以后敌人的炮弹带着呼啸声从旅部门顶飞过。“敌人的火力延伸了！”方靖这才深深地喘出一口气。

九十八师在宝山——月浦一线作战一个月，补充了三次，成连成排士兵补充上去，很快就伤亡过半。从前沿阵地抬下的伤员，往往在痛苦的呻吟时喊叫着问：“长官啊，我是在哪个部队负的伤啊？”足见当时情况紧迫，新补充上来的士兵，连自己是编在哪一个部队还没有搞清楚，就投入了战斗。除了士兵，伤亡营长以下军官达二百余名之多！另外还阵亡团长、副团长各一名。

在这次战役中，最为壮烈的是据守宝山城的二九二旅五八三团第三营。该营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，战斗得十分顽强。在日寇陆、海、空三面袭击下，伤亡惨重，经过三次补充，仍大量减员，处境危急。夏楚中接到报告，拟将该营撤下来。方靖指出：倘若宝山城失守，防线将出现缺口，敌寇拥入，侧背迂回袭击，整个防线势必崩溃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只能继续补充兵员，并设第二道防线。日寇为了孤立宝山阵地，以炮火封锁

周围，使增援部队难于靠拢。姚子青和全营将士宣誓：“与阵地共存亡！”他们坚持达七昼夜，最后全营将士壮烈牺牲！

姚子青营这一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事迹，成为当时京沪报纸宣传抗日的头版头条新闻。事后在武汉将一条街以姚子青的名字命名，来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。

正当与倭寇激战中，上海保安总队队长吉章简打电话给方靖，极其兴奋地说：国共两党已达成协议，再次合作，共同抗日。方靖听罢也欢呼起来。他对副旅长龚传文说：“江西五次‘围剿’尚是昨日之事，共产党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，主动提出联合抗日，一致对外，是应该刮目相看的。我们赶快把消息通告全师将士，一定鼓舞士气！”龚传文深表同意。果然，全师将士欢呼不已，大大鼓舞了士气，增强了战守之决心。

撤守嘉定

九月初，十一师、三十六师、第一师、第九师、六十师、九十师、五十九师、三十二师、十三师、第六师以及两广、川滇黔等部队先后开到上海战场，投入战斗。九月十日，第一师胡宗南来接替九十八师防地，方靖将战守的残酷性告诉胡宗南，胡宗南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看我们的吧！”不料上去第一天，部队就几乎垮下来，骄傲不可一世的胡宗南不得不承认：“九十八师在这里坚守一个月，实在了不起！太不容易了！”

九十八师于九月十日晚奉命撤至嘉定县城，一面整训补充，一面构筑外围预备阵地。

小涵河上的一次反扫荡

褚少卿

小涵河是我县宜陵、仙女庙之间流入通扬运河的一条小河。从1943年春天起，盘踞仙女庙的日伪军经常乘小汽艇出发，沿小涵河向北经马桥、陈家甸等地进行“扫荡”。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所不为，人民群众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。从这年夏天起，家乡人民在中共丁伙区委的直接领导下，群起抗击日寇的侵略兽行，抗日活动日益活跃起来。

1943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前后的一天晚上，住在我家前庄的高桃顺（1944年担任我马桥乡乡长，已故）喊我去开会，当时我才十五岁，就瞒着家里人去了。我摸黑走到一更天，到达现今锦西乡延寿村的延寿寺，只见那里已聚集了三十多人，其中有我家前后庄的丁德昌、姜生林、周宏林（已故）等人。人到齐了，区民政助理王明同志对大家说：“上级命令我们在小涵河上设置障碍物，阻挠从水路前来‘扫荡’的日伪军，并伺机消灭他们。区委决定将延寿寺拆掉，并在小涵河上打个暗坝，叫鬼子的汽艇有来无回。”去开会的多数是十几岁的小青年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，听了王明同志的讲话，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。会上成立了“反扫荡委员会”，王明、高桃顺为正、副主任。下设三个小组，第一小组负责拆庙，第二小组负责运送拆下的砖瓦木料，第三小组负责在小涵河上设置障碍物。我当时虽只十五岁，但身高力大，遇事积极，被指定为第二小组组长。

拆庙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当我们拆庙的计划传出后，当地有些群众思想不通，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为了赶回北京过大寿，曾路过此地，天寒地冻，船不能行，不得已停在这里的小庙内祝寿。后来地方官吏将此庙改建为延寿寺，拆之不祥。我们拆庙时，有人用木梯爬到金刚头上系草绳，不慎向后仰倒，幸为下面的人接住，未曾受伤。于是又有人说“菩萨显灵了”。少数参加拆庙的人听了，竟不辞而别。王明同志召集未跑的十四、五人开会，反复动员大家不要相信鬼神，他说：“日本鬼子侵略我国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菩萨没有显灵，惩罚鬼子；地主老财，欺压农民，菩萨也没有显灵，惩罚他们，世上没有什么菩萨。要革命，要抗日，就不能迷信鬼神。”散会后又反复向群众宣传，不但跑掉的人归队，而且来了一些新参加的人。

在小涵河上设置障碍物的工作也不简单。第三小组的人经过反复研究，决定用水中沉船作暗坝。他们先撑来几条小木船，用铁链将船紧紧连接起来；然后在东西两岸各打两根木桩；再用铁链将船牢系在河两岸的木桩上；最后将拆庙的断砖碎瓦倒入船舱里，使船逐渐下沉，当沉船距离水面五十公分左右时，一道暗坝便筑成了。地点在今锦西乡延寿寺村更新生产队戴许家油坊前面娘娘庙附近。

暗坝筑成后，区委派吴子辉同志加强对反扫荡工作的领导，并从拆庙、设置暗坝的人员中挑选积极分子十四、五人组成一个战斗小队，这支战斗小队在吴子辉、王明同志的领导下，每天在暗坝附近等待鬼子的汽油船“光临”。

1944年农历7月20日左右，上午九时许，我们正在树林里听吴子辉同志讲抗日故事，忽听到侦察员前来报告，敌人的汽艇已经出动了。大家凝神静听，不一会，果然听到敌人汽艇的

马达声由远而近，吴子辉同志命令我们迅速隐蔽在两岸的稻田里。这时我们的心情紧张极了。刹那间，敌人的汽艇象一条凶恶的野兽撞上了暗坝，我们乘鬼子哇哇嚎叫，惊惶失措之际，步枪子弹和成束的手榴弹直向敌艇倾泻下去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，狼狈不堪。及至敌人清醒过来，用机枪和掷弹筒向两岸猛烈射击时，我们在吴子辉和王明同志带领下，已迅速撤离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们检查人数，无一伤亡，大家的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。事后听说，鬼子和伪军一共伤亡六、七人。我们这支战斗小队，经过这一次战斗洗礼以后，抗日热情更高，纷纷踏上新的征途，迎接新的战斗，其中有几个人于1944年春天参加江都地方游击队——丁东大队。

游击队虎口拔牙

夏久芳 翟少益

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仙女庙周围一片寂静，快死的秋虫不时发出悠悠的叫声。人们早已熄灯入睡，镇里的日、伪军也已躲进碉堡。可家住小虹桥的汪太阶家里此时还灯火通明，一桌人正噼噼叭叭地打着“麻将”。突然从门外跨进三个身材魁梧的大汉。只听他们大喝一声：“不许动”，仿佛天神从空而降，一屋子的人全被震慑得目瞪口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个腰插手榴弹的人抢步上前，将一个坐在南面位子上的人，拖了出去。被拖的那个人还没喊出声，一条毛巾就勒住了他的嗓子，象拖条死狗似的，离开了小虹桥。他们踩倒铁丝网，涉过小河，直向南面奔跑。不一会来到田家坝一农民家里，借根麻绳把这家伙绑得结结实实，然后拖到镇南吴庄后面（即今加油站所在地），“砰”地一响，结果了这家伙的狗命。

死者名叫陈新林，中和乡人，个头不高，长得猴头歪嘴，曾在仙女庙孙复兴广货店学过徒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曾在我曹王区民主政府干过事，对我方情况比较熟悉，后来无耻投敌，甘当日本鬼子的走狗，成了扬州“三号”特务。他当上特务后，千方百计收集我方情报，出卖抗日同志，暗中盯梢进镇的我地下工作人员，在三元桥口指使日军将他们逮捕。我们有不少同志就这样惨遭毒手。日寇对陈新林卖国求荣的行径颇为赏识，对其它走狗不能完成“皇军”任务则大为训斥。陈新林得意忘形，变本加厉效忠鬼子，不理睬民主政府对他的警告，

致使我们的同志不能进镇开展工作。同时，陈新林对一般商民敲榨勒索，无所不为，商民无不痛恨。叛徒不除，人民遭殃。为了严惩这个汉奸叛徒，消除隐患，民主政府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曹王区武工队队长谢钦。

提起谢钦，仙女庙人大多熟悉。抗日战争前谢钦在国民政府警察局当过巡官，和青帮头子詹树村结拜过把兄弟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他毅然参加新四军，任过江都独立团连长。他有胆有识，对仙女庙头面人物以及敌特动态了如指掌。一天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进镇，落脚在三星池浴室老板朱三癞处（安清帮头子），然后找到商会副会长詹树村，又通过詹树村找来了吴德昌，此人曾当过日特副队长，见面以后，彼此以礼相待，谢向他们晓以大义，将抗日政府严惩汉奸陈新林一事直接告知詹、吴二人，要他们从中协助。这两人当即表示愿意出力。

谢钦第二次进镇落脚在吴德昌家里，吴叫来了朱三癞的徒弟田国钧、李永芳。这两人和本镇日伪特工头子孙静安都有关系，且和陈新林熟识。谢钦要他们专门笼络陈新林，骗到适当地方，便可下手。

数日后，谢又第三次带了家住仙女庙的我地下交通员周伍（人称周大胡子）进镇，他们先在龙川乡乡长李永稽家（今县招待所对过），找来田国钧，还找来一个叫姜仲的人，此人开架子行，善谋划，专偷日军物资，卖给新四军。谢钦要姜仲配合田国钧设下圈套，引陈新林上钩，一俟得到确切信息，就与周伍联系。

一天傍晚，落日余晖未尽，谢钦得到了周伍送来陈新林已经“上钩”的情报，随即在中和乡乡长陈国也家里召来大王庄两个身材魁梧的民兵，一个叫陈丰保（此人健在，家住田坝大队新村，现年70岁），一个叫陈小童（已去世），谢钦问他们

胆大胆小，今晚进镇抓特务，敢不敢去，两人齐声回答：“胆大，敢去！”谢说：“你们吃点酒壮壮胆子。”

“完成任务后回来再吃吧！”两人满怀信心地回答谢钦，大有温酒斩华雄的气概。临出发前谢钦又交待，要遵守纪律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得手后用手巾勒住陈新林的颈项，迅速拖出镇外。说完，每人身上带着两颗长柄手榴弹，陈丰保还带了一把尺来长的杀猪点刀，一条新毛巾，谢钦腰间插了一支“快慢机”，三人迳直向仙女庙走去。

进镇地点选择在南河边（即今红卫桥西边，离周伍家不远），河水不深，三人涉水而过，越过铁丝档子，上岸即与周伍接上头。

再说陈新林白天已被田国钧、李永芳、詹存林诓住，晚上他们又在小吃馆请陈新林吃酒。酒后，詹存林陪陈新林到双桃会馆看戏。田国钧在外兜了一圈，等候谢钦的消息。等了一刻，他看到周伍来了，二人以目示意，田国钧立即返身进入戏院，对陈新林说：“今天汪太阶的老子过寿，我们一起去帮帮场子。”汪太阶也在鬼子跟前干过事，可是陈新林说：“我不认识汪家兄弟，怎么去呢？”田国钧说：“什么认识不认识。我们去打一场麻将，赢到上腰包，输了打张条子，当真要你掏钱吗？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得个“死喜鹊活点头”。陈新林见有利可图，犹豫一下，也就跟着他们来到汪家。那时汪家赁住徐万福家房子，即现在的淮海路大场巷附近，前后两进瓦房。这时姜仲老婆叫“小姑娘”的也在汪家作客，见到陈新林就喊“打麻将”，汪氏兄弟自然热情接待客人。于是由“小姑娘”、董鸿威（平时跟陈新林在一起鬼混）、孙静安三人陪着陈新林打麻将，狡猾的陈新林见全是熟人，也就喜滋滋地玩起牌来。

田国钧见已稳住陈新林，悄悄走出汪家，找到周伍说：

“鱼儿已上了钩！”一切布置停当，谢钦带领两个民兵来到汪家，这就发生了开头记述的严惩汉奸的一幕。

当夜，日本鬼子听到枪声，不敢出来，只放了一梭子机枪示威壮胆。次日早晨，汉奸陈新林被镇压的消息传到仙女庙周围四乡八镇，广大群众拍手称快，夸奖游击队有胆量，有本领，敢到虎口拔牙。而汉奸走狗则丧魂落魄，惊恐万分，有个叫张永康的日军翻译天未黑就关紧大门，生怕被游击队捉住。

邵伯锄奸

陈刚峰

1943年春，我从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政治部除奸科调到初建的江都县公安局，不久被分配到丁伙区从事公安保卫工作。

其时，邵伯镇为敌伪占领，日寇、伪军、汉奸、特务不时下乡骚扰；邵伯湖西地区为国民党江都县长张济传盘踞，经常勾结敌伪前来进行破坏活动；而淶洋、艾菱等湖荡地区则为武装股匪毕春茂和一些行踪不定的惯匪的巢穴。这些土匪不断到我中心乡村打家劫舍、虏人勒索。丁伙区党政军民处于同敌伪顽匪的严重斗争之中。

为了巩固与发展我抗日民主根据地，我们在县公安局和丁伙区党政的领导之下，一方面密切配合部队的侦情部门和地方的敌工部门。以邵伯为重点，向敌伪军警、汉奸特务积极发动政治攻势，从而争取、分化、瓦解敌伪组织，制止敌伪势力的蔓延；一方面组织精悍的武工队深入虎穴，严惩汉奸特务，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，打击顽匪的破坏和捣乱活动，维护社会治安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丁伙区逐步得到巩固与发展。下面我着重介绍两次具有较大影响的锄奸行动。

一、深入虎穴，严惩汉奸

伪第七区区长金涤尘，原是扬州绿扬旅社小老板，由于表妹嫁给驻扬州日本宪兵司令官，他弄到邵伯区长的职务。他为人阴险狡猾，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。

当时，根据地经常有船只带农产品进邵伯镇换取物资。有一次杨庄两条船进镇采购了许多白报纸，出不了镇，来人找出宜春茶社老板向伪警长周朝良打招呼。周因白报纸数量大不敢作主，宜春老板又去请伪警察所长项耀庭帮忙，项同意了，还派了两名警察武装护送。谁知有与警察所不睦的人向伪区公所报告，金涤尘认为这是向日寇邀功的好机会，随即派了四、五个自卫队员前去查问：“为何把物资运下乡？”便将两名警察绑走关了起来，船只由自卫队看守，听候处置。项耀庭听到这消息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说：“金涤尘和我们为难，绑走了我们的人，那还了得！”立刻派了十多名警察，荷枪实弹，带晚来到后东街关人的地方。站岗的自卫队员用电筒一照，看到来的警察气势汹汹，吓得转身就跑。警察放了三枪，冲开门，把人带走了。

警察回来后，项耀庭带了两名警察找到金涤尘，上前责问：“今天发生的事，是你故意与我们为难。”金涤尘眼看来者不善，慌忙推说不知道这件事。项满脸怒色说：“船还靠在河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金无可奈何，只好表示放行，船被放走了。

河西的日本宪兵队听到枪声，第二天清晨进镇查问，金涤尘为了讨好鬼子，并泄私忿，如实说了，宪兵队就将项、周两人带到河西审问。项承认自己不对，并经镇上“士绅”出面说情担保，事情才平息下来。这件事反映了邵伯镇伪方政、警之间的尖锐矛盾，并可看出金涤尘是在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。

1943年夏，我们从内线情报获悉：驻扬州日寇司令部和伪苏北行政公署拟在邵伯镇口增筑碉堡，驻扎重兵，企图对我江都高邮地区发动“清剿”，而金涤尘就是伪第七区筹备“清剿”的组织者。我方曾多次通过各种关系对他进行警告，令其

停止作恶，改邪归正，可是他置若罔闻，仍积极从事筹集粮款、抽丁拉夫、增筑碉堡等“清剿”准备工作。为了震慑敌人，粉碎其“清剿”阴谋，上级命令我政治保卫队（对外称短枪队或武工队），周密制订行动计划，务必镇压这个汉奸区长。

1943年6月的一天，江都县公安局在敌工部密切配合下，经过周密部署，派出了精悍的锄奸行动组，化装成日寇扬州宪兵队，秘密进入邵伯镇，在内线人员的协助下，直驱金涤尘住宅，佯称“密商要事”，要金亲自陪同察看镇外地形。金对日寇素来唯命是从，信以为真，立即随同外出。我们原定的第一套方案是引蛇出洞，智擒金涤尘，秘密审讯，从而获得敌伪“清剿”部署，包括兵力配备和其它重要情报，然后对金加以处置。不料当我们机警地通过伪警哨所、路过宝公寺前时，金已觉察我们并非日本宪兵队，于是赖在地上不走，高呼救命，附近伪警闻声，鸣枪报警，据报，驻扎在导淮工程的日寇海军陆战队业已出动。金涤尘身体肥重难以挟走，于是我行动锄奸组果断地执行第二套方案，立即将金就地处决，严惩了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区长，并将随身带去的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惩治汉奸的布告张贴出来，以警效尤。我们完成锄奸任务后，在外线人员的掩护下，随即撤离邵伯镇。当日寇海军陆战队搜索追击时，我已安全通过公路胜利返回根据地。

事后获悉：金涤尘被我镇压后，敌伪军警曾在邵伯镇戒严，进行搜查。日寇还追究伪警哨所的责任。伪警所长项耀庭答称：“金区长是同皇军宪兵队在一起的，路经我哨所时还打了招呼，为避免误会，我们不便干预。”日寇听了，啼笑皆非，无可奈何，从此敌伪军警之间产生了矛盾。另一方面，此事发生后，敌伪震惊，谈虎色变。镇上的伪方人员再也不敢出头筹资修筑碉堡和计划“清剿”了。而广大群众则人心大快，并绘声绘色